

春

張

恨

水

著

明

外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

春明外史（全十二集）

每集定價銀九角

一至六集合售銀五元

（外埠酌加郵費滙費）

著作 張恨水

出版 世界書局

印刷 世界書局

不准翻印

發行所 上海各書局 世界書局

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二集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八回 |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| 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 |
| 第九回 | 事出有因雙姝通謎語 | 客來不速一笑蹴簾波 |
| 第十回 | 我見猶憐孤燈照斷雁 | 誰能遣此深夜送飄茵 |
| 第十一回 | 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 | 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 |
| 第十二回 |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贖 |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 |
| 第十三回 | 設筵開場歌台真燦爛 | 典衣終曲舞袖太郎當 |
| 第十四回 | 綺語道溫存聞香止步 | 晚妝悲薄倖泣粉成痕 |

第八回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

却說楊杏園移開那結子，又見下面有一張薄紙疊了四折，打開來看，雖然字體歪斜，大小不一，倒是寫得清楚。那字上說道：

楊先生：你以今有八天沒來，不知道你是什麼意事。是那位得罪了你呢？還是我得罪了你呢？我想：一定不是爲我，若是爲他，你就不來。你的心事，我才小得，那何必呢？我的事你也種小得，可連我有好多話，不和你說，我去和誰說呀？人人都說王連苦，我比王連苦十分，今天老五進城，我送你兩樣東西，兩個西瓜，是圓圓的意事，這紅節子，是你告我的，什麼節同心，就表一點我的心，把信寫

得不好，你不要見怪，望你見信就來，千結千結問

你好

你妹梨雲老七

這信統共不到二百個字，以情書論，一句也不得力，又沒有文法，又是別字。在平常人眼光看起來，可算是一個談笑的資料，可是楊杏園帶猜帶看，句句都打入他的心坎裏去。並且想道：他不過念了一本半千字課，就能寫信，總是聰明人，要不是落在火炕裏，焉知不是一個可造之才。無論他誠意如何，寫起這封信來，也很不容易，就這一點，教人就很可能感激哩。想到這裏，不免一陣臉紅耳熱，心中說不出來一種感想，又是煩惱，又是痛快。原來楊杏園哀樂中年，早已無心歌舞之場，只因梨雲生得嬌小可憐，善解人意，總教他無法擺脫。偏偏梨雲的領家，又是一個有名的無錫老三，他要敲起竹槓來，一百五十，你就得應酬他。

要不然，他當你卿卿我我的時候，他捧着一管二馬車的水煙袋，也坐到一塊來，有一句沒有一句的，便對梨雲說：鞋子店裏的賬，欠上多少了，裁縫工錢欠上多少了，那裏的會錢到期了，小房子的錢已經欠了好幾個月了，嘮嘮叨叨，說一個不斷，你插嘴不好，不插嘴也不好，教你真是難受。這還是善說啦，有時候也就硬說：誰的屋子裏今天有花頭，誰的客人肯花錢，說梨雲沒有手段，屋子裏老是冷冷清清的，阿要坍？再一看，看那一張肉臉，板得一點笑容也沒有，梨雲低着頭，嚇得那裏敢說一個字，有時候，楊杏園厚着臉皮，替他頂上兩句，說北京各機關，都是整年的不發薪，一班老爺們，自己的衣食都維持不了，那裏還能在外面逛，胡同裏生意清些，也是勢所必然。況且老七是個清倌人，有這樣的場面，也就比不上不足，比下有餘啦。無錫老三說：啊！楊老爺，

我們吃這碗饅子飯，真不容易，你那裏知道呀！說到這裏就要背上一大本賬簿，又指着梨雲說：阿囡年紀輕，好勝不過，看見人家穿的什麼好看，他也要穿什麼，人家戴的什麼時新，他也要戴什麼，我那裏忙得過來。你要不答應，他就鬧小園脾氣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有時候連飯也不吃，楊老爺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把他當作肚皮裏出來的一樣看待，總拗他不過，只得借債和他弄了來，就是這一項，就大鬧虧空了。楊杏園聽了他這一篇議論，那裏有什麼法子駁回，到了終局，總是鼻子裏哼着答應一陣了事。因此一來，他覺得到梨雲那裏去，樂不敵苦，懶得去了。這天他接着梨雲的信，才兜起了他的心事，心想不去吧？不說和梨雲的交情如何，就看這一封信的情面，也不能那樣決絕。去吧？又恨極了那個無錫老三。盤算了半天，不覺已到吃晚飯的時候，等到晚飯

吃過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只得穿起長衫，吩咐車夫拉車出去。上車的時候輕輕的對車夫說了韓家潭三個字。原來這治遊的朋友，白天是沒有什麼癮，一到了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，晚飯吃過，無事可做，就會想到胡同裏去。要是有一兩三個同志在一處，就有一個人笑着先開口，說道：「去罷？」第二個人必定笑着答應道：「去呀，先上那一家呢？」再不待第三句，不由得腳就動起來了。還有一班人走得慣了，竟有一定的時刻，到了時候非去不可，要不去就好像這天晚上，有一樁事情沒做，心裏老是不安。照這樣說來，楊杏園這晚的行動，也就國法人情，皆可相恕的了。他到了松竹班，那毛夥都認得他，早提着嗓子嚷道：「梨雲，七小姐叫了一聲，這就算告訴他客來了的意思。」梨雲掀開一角門簾子，望了一望，見是楊杏園，笑着說道：「哎，稀客！稀客！」楊杏園也笑着說了一聲道：「稀客！」

進門就看見無錫老三，穿一套半黑半黃舊湘雲紗的褂褲，袖子捲起高高的，露出碗來粗的一隻胳膊，坐在白竹布蒙的沙發椅上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扇扇子。他一看見楊杏園進來，笑着站起來道：真是稀客，大概今天是走錯了路罷？可憐老七一天也不知念了多少遍，說不知道是什麼事得罪了楊老爺，真是嘴也念乾了。楊杏園笑着問梨雲道：這話當真嗎？梨雲道：你說真就真，說假就假，天氣很熱的，脫了長衫，正經坐一會罷。說着，便走過來和楊杏園解鈕絆，楊杏園把鼻子嗅了幾嗅，說道好香。低頭一看，看見梨雲胸前鈕絆上，掛了兩朵白蘭花，便低着頭拿鼻子湊去聞。梨雲輕輕的一推道：自在點。楊杏園還沒有說話，只聽見院子裏嚷了起來，有一人操着一口藍青官話，嚷道：也不打聽，老爺是誰？對你直說了罷。陸軍部，劉都督駐京代表處，我都有差



事，惹起我的火來，仔細我寫信給警察廳，請他來封你們的大門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就把門簾子掀開一點兒縫，對外張望，只見兩個大高個兒，站在院子中間，一個手上拿着一根手杖，指手劃腳，在那裏罵人。一個便拉着他走，說道：走罷，咱們別和他一般見識。那人便搖着手杖，帶罵帶說的道：這不能放過他們，咱們哥兒倆身上，那天不有幾十張鈔票，要照他們這樣說，我們都使的是假的，要給總長和劉都督知道，不說咱們哥兒倆損壞他的名譽嗎？你別攔我，我就打電話給辦公處，叫他們來人。這些毛夥聽見他叫人的話，也有點兒害怕，都遠遠的站着看，還好，另外一個大個兒，死命的把他拉住，不讓他去打電話。誰知他兩個拉扯得厲害，長衫裏面，吊下一樣東西來，毛夥搶上前拾起來一看，却是一條蔥綠色物華葛女褲。那一個大個兒，看見露出了破綻，只



當沒有事，舉起手杖，指着毛黦罵道：我沒有功夫揍你這班王八旦，回頭我叫人來收拾你們，說着，就和那個大個兒，一路罵着出去了。這裏龜爪子都笑了一陣，說這樣的客人，要是多了，姑娘們的衣服，都得保險才好。楊杏園聽見也笑了，便脫長衫，坐在風扇旁邊。這時，阿毛早捧出半個黃瓢西瓜來。楊杏園道：我今天在家裏吃一天的西瓜，早吃夠了，不能再吃了，你們要吃，請隨便罷。無錫老三道：家裏是家裏的，我們這裏，是我們這裏的，總得嘗一點。說着，拿出一隻白銅茶匙，一個小飯碗，挖了半碗瓜瓢，遞給楊杏園，他只得吃了一茶匙，把碗放在棹上。說道：我在這裏，用不着客氣，實是在家裏吃多了，不能再吃。無錫老三道：家裏那來許多的西瓜，吃得這樣飽。楊杏園笑道：也是一個至好的朋友送的，我向來不很吃果瓜，那裏會巴巴的買來吃。無錫老三笑道：



楊老爺這句話露出馬腳來了。既然不很吃果瓜，知己的朋友，就不應當送西瓜。就是送來了，也不至於吃個飽。照這樣說來，至好送的東西，總要吃飽。在我們這裏只吃一小勺子，顯然見得，不把老七當是至好了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目視梨雲，微微一笑。梨雲生怕無錫老三看出破綻來，也笑着說道：你笑什麼？姆媽這幾句話，還不是很對嗎？他口裏雖然這樣說，究竟裏面心虛，滿臉通紅。無錫老三雖然是個有手段的人，也猜不出他們私下另外有段交涉，所以還把梨雲說的話，當作是撒嬌，那裏知道人家秋波微送，已是靈犀暗通哩。楊杏園這一回來，本是梨雲那封信的效力，打算見面之後，說幾句安慰他的話，偏偏無錫老三坐在一處，無機可乘。只是說些閑話，那裏的電影片子好了，公園裏面那天的人多了。談了半天，轉眼已是九點鐘，楊杏園要到報館裏去。



了，便穿起長衫來要走。梨雲是知道他有事的，也沒有留他，便和他扣上鈕絆。恰好這個時候，無錫老三有事走出屋子去了。楊杏園笑着向梨雲道：你那封信寫得好，只是別字多了些。我還要留着當紀念品呢。梨雲把楊杏園的胳膊，輕輕的捏了一把，搖搖手，又對門簾子外面努努嘴。楊杏園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和他點點頭，就一掀門簾子走了。這天楊杏園多吃了一點西瓜，晚上從報館裏回來，又晚了一點。吹了幾口風，到了家裏，身上有點涼颼颼的，一覺醒來，四肢疲倦得很。起來洗了臉，一面喝茶，一面看報，誰知只看了幾個二號字的標題，人就頭重腳輕，撐持不住，轉身又摸上牀去睡，糊裏糊塗睡了幾個鐘頭。第二次醒來，覺着身上有些東西，睜開眼睛一看，身上已經蓋了一牀舊洋緞的秋被，吳碧拿波着一本書，坐在下面桌子上看。他便一翻身，問吳碧

波幾點鐘了，一句話說完，接上就哼了一聲。吳碧波道：「杏園，我看你這病起得很猛，請個大夫瞧瞧罷？」我剛才給你蓋上被條，叫你幾遍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一摸你的額角上，燒得像火炭一樣，恐怕不是小病。楊杏園道：「大概受了一點感冒，不要緊的，藥吃快了，也怕誤事，過一半天再說罷。」吳碧波也覺得他說得有理，把請大夫的話攔下。誰知到了次日，不但燒沒有退，而且時時作惡心要嘔吐。楊杏園知道病已害成功了，便叫老長班胡二進來，問這裏附近有什麼好的醫生沒有？胡二說道：「這街口上的宋大夫就很好，他門口掛滿了匾額，是很有名的。」楊杏園想道：「這無非是小病，隨便吃點藥就好了，在附近找一個醫生也好，便叫胡二把那位宋大夫請來。」這位宋大夫也知道他是新聞界的人物，治好了人家，也好請人家鼓吹鼓吹，還仔細問了他的病源。聽到他說是

吃西瓜吹了晚風來的病，只當他受了涼，便下了幾味細辛乾姜發散的藥，楊杏園看看藥單，以爲也離不了那裏去，便照方子抓一劑藥吃了。誰知一吃下去，出了一身汗，發散算是發散了，可是嘔吐更厲害了，頭也痛起來了。眼睛一閉上，好像看電影一樣，山川城市人物鳥獸一幕一幕的過去，心裏只覺燒得難過，又說不出什麼痛苦來。這時何劍塵已得楊杏園害病的消息，特意來看他，恰好楊杏園睡着了，吳碧波低着頭背着兩隻手，只在中間屋子裏踱來踱去，一聲不響。何劍塵一看楊杏園昏迷沉沉地睡着，蓋着半截身子，面朝外睡，眼睛睜陷了下去，顴骨突起，兩頰瘦削，燒得通紅。走到床面前輕輕的喊了一句杏園，他答應了一聲，一翻身，仍舊閉着眼睛，朝裏睡了。何劍塵走到外頭屋子裏，輕輕地對吳碧波道：「這個樣子，恐怕不是受涼或者中暑，很像是腥

紅熱。何劍塵說出腥紅熱三個字，倒嚇了吳碧波一跳。吳碧波道：腥紅熱這個病，十分危險，中醫是絕對沒有方法醫治的。那末，我們趕快想法子，把他送進醫院去罷。何劍塵道：我也不敢斷定他是腥紅熱，先得請個西醫決斷一下再說，因為北京的醫院，只有日華德國兩家，能治這個病，若是亂送去醫治，恐怕有害無利。我有個朋友劉子明，醫理很好，我去打電話請他來，先請他來看看。說畢，便打電話去，恰好這劉子明在家，過一會就來了。他在皮包裏，先取出測溫器，放在楊杏園口裏，一面解他的衣服，聽了五分鐘脈，然後取出看看，是三十九度。便對何劍塵道：病是很重的，只要再不增加熱度，那還不要緊。吳碧波禁不住插口問道：這不是腥紅熱嗎？劉子明笑道：不是，若是那個病，病人不能睡得這樣舒服了。何劍塵道：只要不是腥紅熱，那就好辦，無論我在

這裏不在這裏，請你每日來一回，診金日後歸我再算。劉子明聽了何劍塵的話，照例謙遜了幾句，然後再走。從這日起，楊杏園就糊裏糊塗睡在床上，一直到第四天頭上，人清醒些，病才慢慢的好起來。不過睡在床上，兩隻眼睛，只是望着帳頂，十分不耐煩。白天還好些，到了晚上，大家都睡了，一個人在牀上翻來覆去，總是睡不着，不免南天北地，胡思亂想起來。偏偏越想又越睡不着，睜開眼睛，就對着棹上一盞燈，聽聽窗子外頭，也只有階沿下，幾頭蟋蟀，唧唧叫的聲音。好容易閉着眼睛，睡了一覺，不到一刻兒工夫，又醒過來。望着棹上，燈還依舊的亮着，一摸枕頭底下，拿出表來一看，還只三點鐘。夏天雖然夜短，不用提，離天亮還早。這個時候，口裏渴得厲害，很想喝口茶，便一個人扶着牀起來，把桌上茶壺裏的剩茶，倒上半茶杯，就燈下一看，全轉了黑色，勉強